

酒

概

酒概卷之三

覆且醅民沈 沈困困父輯

海陵友弟 官大壯貞吉父
凌似祖無念父 校

十一之評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毛詩

古人言濁醪有妙理

養生家當藏精反照而酒亦可養生

劉伶詩

韜精日沈

飲阮籍詩沈醉似埋照

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問酒有何好

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孟嘉別傳

种放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世說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世說

虞松方春以爲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

曲江春宴錄

稽康曰彈琴飲酒志願畢矣

王忱曰阮步兵胸中有壘塊故須酒澆之

何氏語林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

乃就

抱朴子

百末旨酒布蘭生

漢書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林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數日

淵明別傳

李元忠每日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頓覺

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史

蘇長公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外紀

釋法常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
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法之避陶陶焉蕩蕩焉
其樂莫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蒙騰
浩渺而不思覺也

玉露

或名酒爲福水或名酒爲續命湯

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韓詩纔去一字便爲

切對

後山詩話

白樂天詩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

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卽酩酊
或笑任狂歌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
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溫
若春灌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
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沌
代一性旣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
可恠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園今歲
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脫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
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况茲盃中

物行坐長相對

長慶集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
然古人亦有好甜者昌黎詩一尊春酒甘如飴丈
人此樂無人知禹錫詩湖魚香勝肉宮酒重於餽
是已又有好酷辣者昌黎詩酒味旣酷烈永叔詩
滑辣發醅如玉醴是已

酒色有以綠爲貴者白詩傾如竹葉盈尊綠有以黃

爲貴者杜詩鵝兒黃似酒有以白爲貴者白詩玉
液滿金卮有以碧爲貴者杜詩重碧酣春酒有以
紅爲貴者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十二之僻

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嗔以大飲爲上頓自

忱始

宋文帝
文章志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器泣而諫曰君飲太
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我不能自禁惟當祝
鬼神誓之耳便可具酒肉從之伶跪而祝曰天生

酒概

卷之三

四

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御肉隗然復醉矣

語林

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禪衣諸君自不當入

吾禪中

晉記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

了麩蘖事

世說

陳暄沈酒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云昔周伯仁
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
吾不以爲多吾常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
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
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
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
將老焉爾無多言

續文選

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

隨之曰死便埋我

語林

王績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署史焦革善釀
求爲其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此中有深
意竟除之革歿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績曰天不

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

東臯子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
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菊叢中漉盈把坐而悵

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

續晉
春秋

顏延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
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

取酒

語林

齊慶封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

左傳

註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

石曼卿喜豪飲與劉潛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

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語林

畢卓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說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

酒計磚約五萬枚晉日日率朋友次第飲之取盡

而已

醉仙圖記

蕭侍郎性通脫常自解竈事事畢餽餘便致醉

語林

阮籍聞步兵厨有貯酒數百斛及善釀者求爲步兵

校尉

魏氏春秋

唐陽城爲諫議八年日夜飲酒客欲諫止者城揣知

其意強飲客客醉卽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

先醉臥

唐史

王劉共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兄墓後往墓還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車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

坐乃覺未脫衰

世說

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嘗醉醉卽熟寢

覺則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醉神仙

留青

阮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世說

徐邈魏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醉趙達問曹事曰中聖

人達曰太祖怒鮮於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
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後文帝問邈曰願復
中聖人否對曰臣不能自懲時一中之

魏志

謝莊子瀟劉劭子浚嘗同飲浚曰謝莊兒不可云不
能飲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湏千日

晉書

蔡文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盃百罰吾亦不辭

齊史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
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
設之庶無厚薄

酒中
玄

晉有羌人姚馥渴於酒人呼爲渴羌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願充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固辭

遷酒泉太守

拾遺記

江鄰喜飲酒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卽留宿人

家

真文詩話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抽彘

酒旣

卷之三

八

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
飲而出一臟臟止四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
曰唐三藏猶可活况有四耶

艾子

十三之寄

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
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
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
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

史記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李女文姬
賢而有智見三子歸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
藏匿少弟爕托言爕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
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
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成感其義乃將爕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
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爕從
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爕爕精專經學

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

陽城爲諫議見諸諫官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王子良就見之點茵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鎚

謝朓爲吳興與弟瀹於征虜渚別指瀹口曰此中惟
宜飲酒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力飲此物勿預

人事

齊書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
披反故紙乎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
常日但入酒肆裸袒挽歌了不應對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賀知章見李白呼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馬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

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

之三絕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
其常醉不可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
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

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世說

魏中山王見盧幼童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

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

新語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唾壺盡缺

世說

王績有父母無朋友自字曰無功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進階才高位下天子不知公卿不識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

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最爲冗職自無功居

後遂爲清流

唐書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世說

袁粲爲丹陽尹嘗步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飲酒

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宋書

陶徵君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五代干戈日尋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
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聽黃鸝聲

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說林

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

盡欣然自得

宋書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趙子固嘗與一時好事諸人放舟湖上飲酣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

賈奎少有大度好酒耽書少與崔浩爲友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務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

書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
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
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
白公笑曰有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世說

東坡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
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
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
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

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
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汝
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則與之而
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
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
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
顧榮爲齊王冏主簿冏驕恣榮懼禍終日酣昏後爲
中書侍郎不復飲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禍
乃更飲

道士張酒酒得錢卽沽酒一旦入王屋山尸解

括異志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門每嘆曰坐上客常滿

尊前酒不空吾無憂矣

世說

蘇晉曠浪借酒逃禪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綉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

庾亮南樓坐月急呼載酒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慎伯筠秋夜待潮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

一杯對月獨飲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陶潛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
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
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大笑發
言各不領

白太傅有何處難忘酒詩三首山谷和之後系以數
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勺
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

皆仲尼叩脛之賓也

黃山谷集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

盖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羸遠世故
盖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
呂未判之際曰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
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
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
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
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
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

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歿耶

十四之緣

包有魚不利於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易經

三人都不乏緣

漢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龍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世說

緣

之所寄一往而深

郭弘好飲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

叢書

是貪天

緣以爲已便者

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語林

此猶張元伯之於范巨卿有生死之緣也

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善詩酒唱和

後山詩話

恰是一對有緣人

李景讓事母孝好獎士類爲左丞相蔣伸嘗酌酒曰

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
無疑於公史唐書非忠孝那能結此緣

家述常聿修仕偽蜀二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瓮將
竭叩門求飲未通道大已見壘恥濡筆書壁曰酒
乾侯去惟存呷大夫稗史何其緣淺也

白子高少好隱術嘗爲美酒給道客一日有四仙人
齋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欲取他藥雜之
仙人云我亦有仙藥於是賓主各出其藥謂子高
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

類林

仙緣固不易得

羊琇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

好世說情之所鍾可謂暱於緣矣

楊子雲家貧嗜酒劉歆芭等載酒從遊問奇字楊雄

傳大雅緣第少此等賞鑒人

王琨儉於財用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齊書緣

法淺

東方朔常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張安世爲

光祿勳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

不反水漿耶

息懶集

其緣在禮法之外幾不爲曲謹

者彈射耶

辛洞好飲而無資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號爲簇酒

叙閒錄

卽謂之募緣也可

顧元歎不飲酒寡言笑時每當飲酒歡宴左右恐有

酒失爲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在

坐使人不樂

魏史

無緣人幾敗乃公興

王戎過王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

宗酣暘於此今思邈若山河

晉書

緣之所牽令人

不能忘情爾爾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門邀留賓客不住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嘴餅二十放懷集施緣之

廣無如此者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能就于寶晉紀功固高緣亦不薄

陳無咎宴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而後使滿以盡誠敬之道洛都要記是篤於市緣者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
榮董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世說交
自有定情緣又不妨於泛也

白太傅飲酒詩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

杯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長慶集非有緣

人安領得箇中趣

李元忠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

質酒晉書道是無緣却有緣

呂洞賓橫佩一劍凡三上岳陽樓醉飲草木這等緣

索解人不得

王無功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旬日

東

子不了緣一了又復索緣矣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有才望朝夕聚
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袁穀倅杭
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親知曰酒食
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稗史

緣之有合有不合

如此

房壽六月召客坐糠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劔

椰子爲杯搗蓮衣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
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輓轆釜田懼其深曰但見龍
門溪水濯麴蘗腸耳叩頭錄緣太濃措大家似難理
會

唐玄宗置麴精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

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史諱錄

天假良緣更見寵異

唐永州民間婚禮號破酒多致數百人

唐書

是酒緣

爲色緣之先

荆卿遊於酒人見

一歌大風蕭蕭聲莽天地

史記

有緣者可與共患難

葉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謝曰願赦罪而取
在席之噐滿酌而納其噐合座壯之又有一銀噐
受酒一斗餘一酌而挹旣去均以爲必腐腸而歿
使觀之見紗帽箕踞稱銀噐至二百餘兩葉編酒
有別腸非關緣也

王勃屬文則酣飲引被覆臥

唐史

又引出文字緣

蘇長公曰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
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

曠然天真

外紀

緣在世法之外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粧成獅子相饋遺獅子有
小蓮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
去留與醉人看

野乘

未審此緣討得否

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公胡不
雪之以政公因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
更遺冠乎

管子

是一人有緣而爲萬民乞澤也

范蜀公造長嘯堂前有醑醑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
春季花繁燕客其下約有飛花墮酒中者醑一大

白或笑語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

百川學海

花下緣從無心而得

明皇嘗登沈香亭召太真妃時卯醉未醒扶掖而至
酡顏殘粧不能再拜帝笑曰是豈妃子醉乃海棠
睡未足耳

唐史

可謂妃子緣深君王情重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粧

故涼集

亦

是爲梨花覓緣

陶宗儀飲夏氏清樾堂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

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

小品

快緣非偶

常元載不飲羣僚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卽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蟲如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記有魔無緣無魔方有緣矣

黃廷堅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換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卽爲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黃父詩話只

爲不能隨緣便見惡客勸人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前張
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謂元遜
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卽難張曰昔
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
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遂盡
爵魏史想是老將緣慳故作大言

徐樞以綿絮漬酒裹炙鷄至堊家韻府緣却是可憐
十五之事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否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義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齊侯舉矢曰有酒如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左傳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卽

絕其冠纓而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
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曰今日與
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冠纓而上
火卒盡歡而罷

說苑

漢高祖過沛置酒酒酣乃擊筑爲歌

史記

沛公先入關項羽至與沛公會謀因擊沛公樊噲卽
帶劍擁盾入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
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噲覆楯於地拔劍切而啗
之王曰壯士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臨邛文君賣酒當壚相如着
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漢書

相如還成都以鷩鷩裘就市人陽昌鬻酒與文君爲

歡

西京雜記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
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秦王與趙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
竊聞秦王善秦聲請奏瓠秦王怒不許相如進瓠
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
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瓠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瓠藺相如傳

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
默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辭義清玄指謂
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是不復酣斗

周主暉言周維岳身甚小何飲酒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暉欲剖視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劇飲乃捨之

袁絲相吳王驕日久兄子種曰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可免禍也

唐邢邵爲西兗刺史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攝令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唐史

杜贈鄭虔詩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以虔爲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故也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

泣旁若無人者

史記

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倨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
起於江上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一
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
已又奏一闕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
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

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
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
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義
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
者善飲者淡然而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
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酒坡舉白浮常少尹歐陽陳
二校理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常言所罰三君飲
竟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可罰也張舍人

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坡曰何也
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舉坐大笑
坡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
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
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
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
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并晁無咎云

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往賀武安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

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
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
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
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後遂按前事劾夫罵坐不敬
李白自幼好酒於兗州間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
構酒樓且與同志荒宴少有醒時嘗有醉吟詩曰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
泉天地旣愛酒愛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
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
往十餘輩輒殺有廝養卒請往當與趙王載歸及
燕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
飲又問之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又與
之酒卒乃言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
自立耳燕王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劉藻爲平東別將辭孝文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
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
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後漢書

宋宣和中士女觀燈者賜酒一杯有夫婦並遊宣傳
聲急夫不獲進其婦蒙賜飲輒懷其酒杯謝詞一
闕歸來恐被兒夫恠願賜金杯作證明上賜之

至德中專以官爵賞功及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

纔易一醉

韋臯鎮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祥驗集

孔奕有遺酒者奕進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
也視之一罌果是水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

輕重故耳

本傳

孫權侄濟嗜酒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緡欲取此緡袍償之

元楨云昔自於解縣飲酒余爲航錄事有人頻犯語令連飛一數航不勝逃去乃黃丞也後奉使東川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銜卽黃丞也說前事黃生惘然而悟與之盡懽

顧孟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移酒勸柱曰詎

可便作棟梁自遇周欣然遂爲襟契

世說

唐學士賜蓬池鱸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和冰而飲禁
中有郢水酒坊

俞澹曉音律荆公喜之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無
錢買祠部公欣然爲買祠部約日祝髮過期寂無
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已送

酒家還債矣公大笑

石林
詩話

蘇章冀人漢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歸召鄉里故人箕
踞大飲盡平生懽泣別曰今日與故人飲者私恩
也明日冀州刺史公法也鄉里無敢謁者

本傳

張鎮周舒州人爲舒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飲十日曰今日張鎮周猶與故人酣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

漢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願以諸弟子起朝儀長樂宮成羣臣皆朝上置法酒羣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失禮者帝乃曰五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楚元王敬穆生因生不嗜酒每爲之設醴及王卽位
後忘設焉生日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
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退

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至
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

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留客
飲宴謂之投轄

魏帝宴華林謂神武曰朝廷有彈劾不避親戚諸王
可勸酒神武言惟崔暹一人敢以酒勸

魏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論罰簡
雍從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問其故對曰彼有其具與釀者同先
主笑而止

獨志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觴
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
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世說

何承裕爲塾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
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
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世說

孟嘉爲桓溫叅軍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風至吹
嘉帽落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廁溫令
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胡母彥國王澄薄暢劉輿荀
邃裴遐共齋羊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
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

與孝孫炙羊飲酒爲樂不見護軍

羅若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
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羅友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
餘食雖復營署爐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
太不逮須食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

初濟集

趙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
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

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乘白馬郊迎大臣備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太守歐陽欽署邳暉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欽曰西都督郵

錄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
論廷功顯之于朝憚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
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
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
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
拜奉觥歛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
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
曰實歛罪也敬受觥

王大造桓南郡設酒王不能冷飲語左右令温酒桓

流涕嗚咽曰犯我家諱

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曰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宋書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臥其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晉武帝問孫皓南人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世說

晉孝武時長星見心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

星云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語林

有長者詣陶侃鄰人問曰何不延之侃曰貧不能爲

禮鄰人密於墻頭送濁醪炙鷄遂成終日之歡

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爲洛中市肆工鳩鵲舞甚佳

胡叟至孝燉煌汜潛善釀每節送酒一壺與叟以其

常孝思也

後魏史

王允之總角從伯敦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
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疑已便大吐鳳出敦果照
視見臥吐中以爲大醉允之還以敦謀白父舒與

王導俱啓明帝

晉書

楊維禎博雅張士誠開宏文館延致之楊心知其異
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及見朝廷頒
酒士誠楊以指寫塵卓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
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
問親疎謂之看花局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細君細君滴水
于地指曰未乾前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指至某

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逃遁
朋友默曉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
當罰也我衆人撰新句一聯勸酒一盞衆以爲善
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
逼載飲盡一云細彈防事水短熱戒時香一云戰
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一云出佩香二尺歸防水
九章一二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連沃六七
巨觥嘔吐淋漓旣上馬羣笑曰若細君恠遲但云
被水香勸盞留住

草玄
雜俎

溫嶠將去王敦慮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嶠起行
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鳳跪而飲之及發後鳳謂敦曰嶠於朝
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
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之謀不行

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
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

梁書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
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將至已聞卒傳

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
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唐高宗王后蕭良姊爲武昭儀所誣囚之帝念后欲
處置武后詔杖二人百剔手足反接置釀甕中曰
令二姬骨醉數日死

邵陵王綸鎮郢州引吳興吳規爲賓客張纘爲湘州
路經郢州綸餞之纘見規在座忽舉杯曰吳規此
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
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纘悲見憤

哭兼至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亦亾時人謂張

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梁書

高帝幸東宮召諸王燕飲酒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
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
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
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齊書

齊神武嘗在司州饗朝士舉觴屬別駕宋游道曰飲

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

後魏書

齊帝親愛河南王瑜嘗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

二杯勸汝鄴酌兩盃

五代漢信恩有從事來見恩怒曰必是獵酒命與客
飲而遣之

張旭醉後唱竹枝曲反覆必至九回乃止

醉錄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曰斗直三百錢上
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可稱善對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驟以留之

陶潜在家郡將侯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

還復著之

宋書

天有酒旗星步天歌云八星屈曲頭垂柳近上三星
號爲酒

章孝標詩飲酒杯有浪李建勳詩新酒欲生波名曰
酒中波浪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奉迎神武聞其
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饗蒲食之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國士到門不吐哺輟
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

宋人酤酒懸幟甚高酒有旗始見於此或曰帘近有
賦之者無大無小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
之邑必有

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
丞者頗黠與之目成馬死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
客陳無損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昔居殿幹之家
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梁

郭景初嘗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其狀郭笑曰諺
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太守恠其言不屬命作張

公喫酒李公醉賦郭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
當防未然張公自飲酒李老何醉焉清河丈人方
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醪酌之愆太守笑而
釋之

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漢旣擒白波戮之如卷席
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唐人云谷白波本此
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爲具坐客私相
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懼若家百氏漿次日所
畏者雜瑞樣耳

禮樂志云蔗漿所朝醒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奇石參錯其間最爲工王翰材元之爲長洲縣宰
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
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
饕餮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所業詩
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廡捐階事
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

何弟殺之言雖鄙俚頗合李意李喜甚留飲連日
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論
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論之曰前此酒本
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
之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缺望逡巡
而退

珊瑚
鈎

陳永錫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浸烏梅每啖不下二十

枚清醒乃已

樵人
直說

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湯解醒湯進之隨飲而

醒後遂依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白樂天方入關齊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壅蘆

蕈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蠻旣志

十六之異

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
地中日足取出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此酒美如肉清如
鏡上有玉尊玉邊取一尊一尊復生與天地同休

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神異經

赤縣神州者是爲崑崙之墟其涵而浮爲蓬萊上生

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尸子

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椎
爲屑採近矣樹葉同食之玉得葉卽柔軟味甘而
肥若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

升醉三年始醒人有活千歲者

異聞志

仙女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女
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爲馬無所
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初覺

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
今人有遊和祝曰果齊寢烝八垓台房如律令勅
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復如是

玄虛子
仙志

田璆鄧韶博學相傾中秋望夕攜觴出建春門駐馬
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揖璆韶曰二君子
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某敝莊可憇倘能
迂轡以展傾蓋之分何如乃從而往飛泉交流松
桂夾道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風和月瑩
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

韶曰乾和五醎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
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足下五
醎孰愈耳謂小童曰拆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
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
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于竹葉中凡飛數
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命以燭夜花中之餘
賚諸從者飲一杯皆大醉

二書生引珍韶拜嵩岳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
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可各

賜薰髓酒一盃。瑤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

二書生復引瑤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二書生引瑤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及還家，歲餘室人已葬墓草宿矣。於是瑤韶捐棄家室。

同入少室山

仙媛
記事

薛昭爲平陸尉以義氣自負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
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秦聞坐謫爲民勅下之日
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素與昭
洽乃賚酒欄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脫人之禍而
自當之真荆毒之儔也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貫酒
大醉謂昭曰可遁矣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
絕穀此去遇林藪繁翳處且暫匿當獲美姝

餘杭仙姥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
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美其後羣仙

時降因授藥一九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後十餘年

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卽姥也

仙媛
紀事

武帝幸甘泉長平阪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
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曰此爲恠氣是
力秦獄地也上使按地圖果驗上問朔何以知之
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後
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魏曹公爲左慈設酒慈拔簪以畫杯中酒斷卽飲半
半與公公未卽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椽舉

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

刺史劉表出耀兵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使視之有酒一斗脯一束奉酒及脯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減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

壺公詣費長房使人取之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

葛玄飲酒一斛便入深澗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

又爲人致酒無久傳盃盃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

顏真卿遊平望驛張恣和酒酣爲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

瀝瀝而出

杜楊篇

復林多變化之術昌明令胡倣嘗留錢五千爲復
林市酒笑而不取曰吾甚多以鋤授倣使之斲地
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倣之昌明復林祖
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攪砂數寸
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

仙傳拾遺

殷文亮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絲酌酒行觴皆
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接飲不盡則
木小兒不肯接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

朝野僉載

秘書丞張鐸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

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右則苦熱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太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孔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猛火中忽暴烈爲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許碯遊廬江常醉吟日聞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後賞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飛去

藍采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

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續神仙傳

須臾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

流霞一杯數日不饑

論衡

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經月

不醒

五代史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

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

之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

興慶池南有草數叢有人大醉過之酒態自變有醉

者摘取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酒草

開元遺事

飲酒者嚼鷄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

酒中玄

李德裕平泉別墅有醒酒石醉則抱之

鷄跖集

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

貴蓋王屋山人王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

玉滿車

譙周異物志

文章草卽五加皮也

梁氏上酒家客作酒常美日得萬錢有過者逐之主

入酒便酸

列仙傳

南康廬山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
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大半危出山外盍共
鑿其下鑿之石墜而於底得一石函函中一銅器
有蓋卽提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字語
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農疑酒非
人間物不敢飲悉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

漢樂巴朝見賜酒不飲酒向西南嚙之曰臣本縣成
都失火故嚙酒爲雨以滅火成都果奏火得雨東

北來而有酒氣

神仙傳

漢郭憲啜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啜酒救幽州火樊
英邵信臣成武丁啜酒事亦同

宋張士寧釀白酒五斗欲趁新春沽買除夕酒成既
窺取之矣復汲水拌糟於瓮規以飼豬後二日入
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又成美醞清辣反勝於前
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共賀張
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肝再往視悉爲水矣
劉玄石從中山酒家與千日酒飲之歸大醉家人不
知以爲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日往視之云已葬

於是發塚醉始醒

博物志

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

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博物志

蘇綽飲千日酒至期發塚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攜水爲呂字覺始悟爲洞賓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日數不可益

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覺如其言
至七十餘藥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
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王老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忽遍身瘡瘍曰得酒數
斛浸之卽愈遂爲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鬚
髮皆黑如童子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方打麥全
家飲之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空中猶聞打麥聲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官者食木實得不死
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鬻塵還山弄明月

徐鉉帖

建昌縣黃婆家貧嘗汲井水濟人渴忽異人來渴甚
求水屢汲不厭便指井作酒泉相勞後婆貫酒家
饒異人再至問酒何似答曰酒善矣但少糟食豬
耳取糯米七粒竟投井中索筆題壁云天不見高
人心轉高水作酒賣翻恨無糟大笑而去酒復爲
水

虎以犬爲酒猫以薄荷爲酒鷄以蜈蚣爲酒鳩以桑
椹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而醉也

酒概卷之三終